

不是妖怪，而是社區媽媽：論愛麗絲·沃克《瑪莉荻安》的自我實現

陳淑玲（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非裔美籍名作家愛麗絲·沃克（Alice Walker, 1944-），向來繫念她同胞整體的生存，更致力於探索黑人女性的生活，其作品兼具政治性與美感。在富含非裔美國人的民權運動、女性主義及母系傳統等的小說《瑪莉荻安》中，沃克描繪矛盾的黑人母職制度，對非裔美籍女性的影響。本文試圖闡述瑪莉荻安實現自我的經歷及其對社區的作用，探究她拒絕接受強調自我犧牲與無我的理想黑人母職，及其延伸母職的意義。同時瑪莉荻安以社區媽媽的身分，促進非裔美國人民福祉的社區媽媽角色，為其身體與精神的存活奉獻，實現自我，提出她激發社區用女人主義的觀點，思考、定義黑人母職與黑人女性，更帶動杜魯門面對自我的局限、偏見而成長。

本文分為五部分，首先簡介沃克創作及其女人主義者的理念。第二部分主要討論芮曲對母職鞭辟入裏的見解，以及柯林斯與柯莉斯蒂安對黑人母職的論述。第三部分探討瑪莉荻安的自我實現，以受困母職、拒絕母職、重新定義母職為主題，兼顧她與社區的關聯。接著分析她對社區，尤其是杜魯門的影響。最後結論省思借鏡瑪莉荻安自我實現的模式與願景於當前台灣社會。

關鍵詞：愛麗絲·沃克，瑪莉荻安，黑人母職，社區媽媽，女人主義者，自我實現

一、簡介

首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非裔美籍女作家，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 1931-）宣稱，對她有意義的作品必須是關於「村莊、社區，或與你息息相關」，並且「帶有政治性，它必須以此特性為目標」；她認為最佳的藝術是「同時具有無可置疑的政治性和不可改變的美感」（1984: 344-5）。同樣地，多才多藝，集詩人、小說家、短篇故事作家、評論家與散文家於一身的愛麗絲·沃克（ALice Walker, 1944-），她作品的核心是人群和社區；而她更相信藝術與作品應兼具政治性與美感。伊里亞德·巴特勒-艾文斯（Elliott Butler-Evans）提及，對積極參與民權運動的沃克而言，「如果想讓寫作具有意義，獻身於寫作得結合社會和政治的行動主義」（Butler-Evans, 1993: 105）。在與約翰·歐布里恩（John O'Brien）的訪談中，沃克說：「我全神貫注於精神上的生存，我同胞整體的生存」（O'Brien, 1993: 331）。她重申這點作為對其所創¹的女人主義者（womanist）一詞的定義之一。沃克對女人主義者的定義為：

一個黑人女性主義者或有色人種女性主義者。此詞出自於黑人民

致謝辭：本文初稿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東西方文學中女性的自我實現」學術研討會（2006年9月30日），感謝會議評論人梁一萍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

- 1 葛洛莉雅·史坦南（Gloria Steinem）與黛安娜·海斯（Diana L. Hayes）指出，牛津英文辭典記載女人主義（womanism）為十九世紀術語，意指「對女性的權力與成就等的提倡或熱忱」，而其對女人主義者（womanist）的定義為：「玩弄女性者（womanizer）的同義字」（1998: 639）。沃克以黑人民間通俗的用法，重新定義女人主義者，創造出「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字」（1998: 640）；「透過增加詞彙的數目與字義的豐富性，更加闡明女性經驗」（1998: 641）。

俗文化中母親對女兒說的：「妳表現得女人一點！」，亦即，像個女人。通常指涉大膽妄為或勇敢剛愎的行為……也是：一個愛其他女人的女人——有「性」或不涉及「性」地愛……有時候愛個別的男人——有「性」或不涉及「性」地愛。致力於全體人民——男人和女人——的存活和完整。非分離主義者……愛音樂。愛舞蹈。愛月亮。愛靈魂（spirit）……愛抗爭（struggle）。愛人們（the Folk）。愛她自己。不顧一切地。女人主義者對女性主義者就像是紫色對淺紫色。（參考邱貴芬譯，2004: 348-349; Walker, 1983: xi-xii）。

雖然女人主義者的第一定義是黑人女性主義者，而且沃克視黑人女性為「世界上最迷人的生物」，並致力於探索她們的壓迫、瘋狂、忠誠及勝利，但是她強調她非分離主義者，而是以追求男女身體與精神上的福祉為目標（O'Brien, 1993: 331）。

沃克說明她之所以採用女人主義者，並非因為它優於女性主義者，而是兼顧藝術性及政治意義的考量。她更喜歡女人主義者這詞的聲音及適合的感覺，也珍愛那個詞讓人聯想到像索覺能·楚實（Sojourner Truth）²般女人們的精神，同時，它比舊有的詞更能描述社會的行為與變化。女人主義「除了包含女性主義意謂的性別經驗，還蘊涵種族與階級層面的經驗」，也「反映出和非洲文化遺產、在美國的奴役歷史關聯，及與其他女性，特別是有色人種女性的親屬關係」（轉引自 Steinem and Hayes, 1998: 640）。再者，不須加上顏色修

2 索覺能·楚實（Sojourner Truth）（1797-1883）是美國著名的廢除黑奴制度提倡者。在擺脫黑奴身分後，到處遊走，宣揚廢除奴隸制度。她最著稱的演說是在1851年女權運動會議中發表的〈難道我不是女人？〉（Ain't I a Woman?）。

飾，意思就很明顯，「單單這詞本身就代表做可能會讓你惹上麻煩的事」（轉引自 White, 2004: 379）。也因此諸多因素，沃克不用意涵分離主義的黑人女性主義者一詞。³對沃克而言，女權運動從未局限在美國境內，而是全世界性的運動。雖然沃克深感大多數的白人女性主義者和白人及黑人男性一樣，「無法理解黑人民族性（blackness）與女性主義並存於一個身體與想像力中」（Walker, 1979: 72），⁴（甚至有很多白人女性視種族主義保障白人特權，為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漠視黑人女性所面臨的種族、性別、階級等多重壓迫），但沃克並不主張黑人女性該從女權運動中分離出來，摒棄她們對全世界女性們的責任。她於是創了含括種族、階級及性別層面的女人主義者一詞，有別於大致上屬於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只關切性別相關議題的女性主義者。涂姬琳·紀塔·愛倫（Tuzyline Jita Allan, 1995: 6）指出，女人主義者主要的主題——大膽無畏、女人中心及社區中心——都是女性主義者抵抗父權體制的關鍵點。芭芭拉·柯莉斯蒂安（Barbara Christian）聲稱，「女人主義者強調獨立和整體性，源自於黑人女性的文化」（轉引自 White, 2004: 378）。派翠西亞·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推崇女人主義固有的透過自我覺醒的過程，讓

3 有鑑於黑人女性作家同時受到種族及性別主義的雙重迫害和邊緣化，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在其開創性之作〈走向黑人女性主義批評〉中呼籲，要發展出屬於她們的黑人女性主義政治理論，來探討黑人女性作品（1994/1977: 412）。

4 沃克指出她的白人同事，女性主義學者派翠西亞·梅雅·思佩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在其所著《女性想像》中，完全忽略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為此，思佩克斯辯稱：「我無法提出有關在美國的第三世界女性心理的理論……身為一個白人女性，我不願也無能力去對我沒有的經驗建構理論」。對此，沃克質疑：「思佩克斯也沒有生活在十九世紀的約克夏，為何能研究布朗蒂姊妹的作品呢？」（Walker, 1979: 50）。

女性與男性去實踐全人類團結一致，所有生命合為一的願景（1991a: 39）。

沃克提及，《瑪莉荻安》（*Meridiam*, 1976）是「關於民權運動、女性主義、社會主義、革命者的不夠全面、以及聖人的激進化」的小說（Walker, 1983: 381）。而據納古雅提·華倫（Nagueyalti Warren）觀察，對《瑪莉荻安》的分析經常著重於民權運動的歷史。⁵華倫聲稱雖然此種分析方法「確實提供本書的歷史背景，但它主要的重點是母職和瑪莉荻安對此制度的抗拒與重新定義」（Warren, 1999: 189）。筆者也認為瑪莉荻安對黑人母職的抗拒與重新定義黑人母職是《瑪莉荻安》的主題。因此，在以下針對瑪莉荻安自我實現的探討中，除了檢視她質疑女性是沒大腦的身體，是性交對象的刻板印象外，更深入探究她拒絕接受強調自我犧牲與無我的理想化黑人母職。瑪莉荻安還延伸母職的意義，並藉由承擔促進整個非裔美國人福祉的社區媽媽角色，去實現自我。亦即，瑪莉荻安從當自己的主人，拒絕生物母職，掌控自己的身體及生活方式做起，透過「擴展母職」與「社會母職」，⁶將平等、平權等觀念推廣至社區，帶動社區孕育更有自主權的下一代。更進一步地，筆者以為瑪莉荻安也影響到她的社區，激發旁人來批判思考約束的母職制度，並用女人主義者的觀點，重新定義黑人母職。她特別書寫男主角杜魯門·黑爾德（Truman Held）相信「改變：個人和社會改變」的沃克（O'Brien, 1993: 332），在《瑪莉荻

5 例如，蘇珊·丹尼爾森（Susan Danielson）（1989）〈沃克的《瑪莉荻安》、女性主義和社會運動〉，《女性研究》16: 317-330。蘿勃塔 M·亨德利克森（Roberta M Hendrickson）（1999）〈記住夢想：愛麗絲·沃克、《瑪莉荻安》和民權運動〉，《MELUS》24 (3): 111-128。

6 引用唐文慧與游美惠（2002: 15）的說法。

安》結尾對此有深刻的描繪。

本文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是對母職與黑人母職的探討，主要涵蓋安菊·芮曲（Adrienne Rich）對母職鞭辟入裡的見解，和柯林斯及柯莉斯蒂安對黑人母職意義的論述；接著闡述瑪莉荻安如何從性別角色——特別是母職——的束縛中，轉變成自我實現的個體；之後會分析女人主義者瑪莉荻安，身為社區媽媽對美國黑人社區，尤其是杜魯門的影響；最後省思如何在台灣，借鏡、運用瑪莉荻安的自我實現模式與願景。

二、母職與黑人母職

在〈轉移中心：種族、階級、和女性主義者闡釋母職〉一文中，柯林斯強調，對有色人種女性而言，「母職無法脫離它的背景來單獨分析，母職發生在特定的歷史情況，這些歷史情況是由連結的種族、階級、和性別結構所建構而成」（Collins, 1994: 45）。亦即，母職不僅是性別的，也是種族、階級的；要探討黑人母職的意義，得將其所處時空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脈絡一併考量。柯林斯在〈黑人女性和母職〉一文指出，「作為一種制度，黑人母職兼具不斷變化和辯證性」（2000: 176），以及「本質上，黑人母職是矛盾的制度」（2000: 195）。柯莉斯蒂安表示，由於社會、政治、和歷史背景，以及母職事實上「也是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意識形態的戰場」（1997b: 219），美國黑人母職的意識形態是由三種非常複雜的觀點結合而成；它們分別是「美國黑人社區對母職的觀點、美國白人對母職的觀點、以及美國白人對黑人母職的觀點」（1997b: 219）。在此部分，筆者將試著簡述這三種觀點來呈現備受推崇卻又極為貶低，是極度無權力也是權力

的象徵，是家庭也是社區的，是生育更是精神、心理上的養育，內外兼顧等的黑人母職。

不論膚色、種族與階級，女性的生物生殖能力決定她們一生，而父權社會將母職制度化，讓母親的角色成為她們適當，甚至是唯一的身分。安·歐克莉（Ann Oakley, 1974: 186，轉引自 Glenn, 1994: 9）指出，父權體制藉由三個母職角色的迷思，迫使女性成為母親；它們分別是「所有的女性都必須成為母親，所有的母親都需要自己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需要自己的母親」。在芮曲重要的《女人所生：母職是經驗和制度》書中，她區分母職的兩個意義：「其一為任何女性與其生殖能力及與其孩子的**潛在關係**，另一是以確保那潛能——和所有女性——都維持在男性控制之下為目的的**制度**」（Rich, 1986: 13，黑體字為作者強調）。她認為男性因畏懼女性孕育生命的能力，因而控制母職。在白人父權社會所創的神話、神學及語言等各領域，並存兩個對立的有關女性的概念。一方面，女人的身體是不潔、腐敗、流血的，是道德、身體的污染源，是惡魔的通道等；另一方面，身為母親的女人是慈善、神聖、貞潔、滋養的。女人被迫以善、惡，能生育、不育的，貞潔、不潔的兩極法看待自己（1986: 34）。父權社會將母職規定為女人的宿命，把女人監禁在身體與家庭中，生養小孩，隔離在「賺錢、奮鬥、抱負、侵略、權力的『男人的世界』」（1986: 46）之外，成功地異化、孤立女人。此意識型態阻止了母親們發展以女人為中心的慾望與目標，同時也否定她們在家庭以外的興趣、活動（1986: 13）。芮曲進一步指出，制度化的母職要求女人有母親的天性，不要有智慧；要無我，不要自我實現；去照顧別人，而非創造自我（1986: 42），因而引發很多母親們的憤怒、沮喪與不滿。也因母親權力受限，因此在父權社會成長的女人，不論她們多愛女兒，多

為女兒奮鬥，只有極少數可以感受到足夠的母愛（1986: 243）。就芮曲而言，母職制度剝奪母親角色正面且具創造力的潛能，所以，她要摧毀的是制度而非母親的角色。傑夫納·愛倫（Jeffner Allen）在〈母職：女性的毀滅〉中斷言，「**母職**是男性為了繁殖父權制度而對女性身體的挪用」（Allen, 1984: 317，黑體為作者強調），因為母職支持女性必須成為母親的結構，而且它不允許女性擁有開放且自由的世界以創造女性的主體性（Allen, 1984: 315），她聲稱「身為母親的女性被『死亡』的記號所烙印」（Allen, 1984: 323），並鼓吹女性行使「不生小孩的權力」，以確保「有效的生存」（1984: 326）。而另一強烈反對生物母親身分的蘇拉密斯·費爾史東（Shulamith Firestone）（轉引自王瑞香，2004: 139-140），則提出體外人工生育的變通法，讓男、女兩性皆可育小孩，消除因生理決定的性別分工。她並未質疑父權體制，而女性是否真能藉由生殖科技，從生理現實解放出來，亦或反而更受制於男性，也沒定論。由此可略見，母職的社會建構性，以及白人女性主義者對於母職角色，立場、意見分歧不一。

黑人母職是由多樣的⁷壓迫與不公相互交錯而成，白人父權社會從實行黑奴制度至今，一直在剝削、控制黑人母職。在黑奴制度時代，白人罔顧人性、人權，視黑人母職為延續美國經濟不可或缺的一環，將黑人女性當成生殖黑奴的工具，要求她們多產，以增加白人殖民者資產，剝奪親子間的關係與親情，是白人父權社會對黑人母職濫

7 此「多樣的」詞，引用自黛勃拉 K·金恩（Deborah K. King）的概念。在〈多樣的危機、多樣的意識：一個黑人女性主義者意識形態的思想背景〉一文中，金恩解釋：「『多樣的』這個形容詞指的不只是數種同時存在的壓迫，也代表它們之間以倍數增加的關係。換言之，其公式為種族主義乘以性別主義，再乘以階級主義」（King, 1988: 47）。

用、蹂躪極致的見證。對當時的黑人女性而言，能保護並擁有親生孩子具有對抗白人殖民主義的政治意義。而黑奴制度廢除後，白人政府即想盡辦法控制黑人人口。柯莉斯蒂安指出，從二十世紀初至七〇年代，一連串舉凡優生學「合適的多生，不合適的少生」的宗旨，及強制節育法的生育控制運動，不僅剝奪黑人女性的生殖權利，更可能涉嫌滅絕黑人種族（Christian, 1997b: 222-223）。柯林斯認為白人父權社會創造的，諸如「黑人褓母、女性家長、和領救濟金的母親」等控制形象，至今仍壓迫、抑制黑人女性（Collins, 2000: 176）。

儘管在非裔美國人的社區中，黑人母職受到極大的尊重，黑人母親的地位卻是卑微的。正如葛洛莉雅·約瑟夫（Gloria Joseph, 1986: 92）所言，社會一方面理想化，而另一方面卻貶低母親；「受尊敬的」母親是次等公民，常被當作物品來使用、濫用長達四、五十年，直到燈枯油盡為止。就大多數的非洲人而言，母職「象徵創造力與持續力」（Christian, 1997b: 214）；在非裔美國社區中，它「代表成熟和身為女人職責的履行」（Christian, 1997b: 219）。因此，許多非裔美國思想家經常「頌揚黑人母職」（Collins, 2000: 174）。在男性文學作品裡，黑人母親的形象往往被理想化，而在男奴與女奴記敘文中，每每強調母親極為重要的地位，她們透過犧牲、意志及智慧確保其小孩的生存。如此不朽的貢獻，更加鞏固非裔美國社區對母親的尊敬（Christian, 1997b: 218-220）。然而，即使是非裔美國男性作家作品中非常顯著、看似正面的「超強黑人母親」形象，也壓迫著黑人母親，將女性局限在母親的責任及角色中（Collins, 2000: 174）。在《瑪莉荻安》中，瑪莉荻安深愛的革命家杜魯門，提供讀者理想化的超強黑人母親形象。在他的繪畫中，她們是「宏偉的巨人，養育新世界的戰士」，「有甜瓜似的乳房，頭髮像由刺編成的王冠」（Walker, 1976:

168)。⁸畫中的母親形象將矛盾、自我犧牲的黑人母職，呈現的淋漓盡致：她們是偉大的，身負生、養下一代——尤其是男性——的重責大任；豐滿的乳房，再次強調母親養育子女的職責；像刺編成王冠的頭髮，象徵畫者對母親的茹苦含辛獻上敬意。這些被美化的黑人母親「必須不斷地將她們的需求擺在其他人，尤其是她們兒子的需求之後」(Collins, 2000: 174)。換言之，黑人母親必須過著「犧牲奉獻的生活」，而此種生活已被視為「規範」(Christian, 1997b: 232)；再者，黑人母職儼然已變成職責。柯莉斯蒂安巧妙地戳破歌頌(黑人)母職背後的真相，道出其中的矛盾性：「在理論上，社會推崇母職，但實際上，它拒絕將個別的母親視為有需求和慾望的人」(Christian, 1993: 87)。當女性被囚禁在生物母親的功能、職責中，她們可能喪失自我，無法珍愛生命，而當連自己的生命都不重視，就遑論為自由的抗爭做貢獻(Cristian, 1997b: 246)。在下節中會討論自我犧牲也是黑人母職的主要特徵；而瑪莉荻安必須從這些期待且繼承的特徵中跳脫出來，找回自我，進而為她所愛的所有生命付出、抗爭。

柯林斯(Collins, 1994: 48)指出，根據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經驗發展的母職理論，導致兩個有問題的假設：「首先是母親及孩子們擁有一定程度的經濟保障，其次為女性享有種族上的特權，不屬於得為權力抗爭的有色人種，能視自己為獨立個體，尋求個人自主」。亦即，黑人母親不只主內，也得肩挑家計；此外，在弱勢的非裔美國社區中，個人與族群密不可分、休戚與共。為了更貼切、全面闡述黑人母職，柯林斯(1991b)提出四個以非洲為中心的母職意識形態的主題；它們包括「生母(bloodmothers)、非生母母親(othermothers)

8 因為本文中引用很多《瑪莉荻安》書中的內容，之後凡從此小說中的引文，不再標上年代，只指出頁數。

和以女性為主的人際關係網」，「供給也是母職的一部分」，「社區媽媽（community othermothers）和社會行動主義」，以及「母職是權力象徵」。⁹有別於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其「工作」是在家相夫教子，黑人母親及其子女並無經濟上的保障，為確保子女生存，除了照料他們身、心上的需求，大部分的黑人母親必須出外工作。柯莉斯蒂安（Christian, 1997b: 224）強調，黑人母親是貧窮的非裔美國女性中，最貧困的一群。

其他三個主題基本上是關於母職的正面意義，及非生母母親和社區媽媽的重要地位。柯莉斯蒂安聲稱，多數的黑奴母親視其小孩為「黑人將會得到自由的希望象徵」（1997b: 220），而母職也令人洞悉「生命的珍貴與價值；亦即，自由重要性的基石」（1997b: 247）。柯林斯也表示，母職給予黑人女性自主的潛能，透過母職，她們可以學習並獲得「自我定義」、「自我依靠和獨立」、以及自我尊重（2000: 176）。根據柯林斯的說法，非生母母親指的是「協助生母分擔母親責任的女性」（2000: 178）。非生母母親和社區媽媽不只照顧來自大家庭內外的小孩，也支持生母。史坦利·詹姆士（Stanlie James）說明，社區媽媽的想法根植於非洲傳統的世界觀，並因奴隸制度而逐漸發展起來，以回應「對撫養小孩的責任分擔日益增加的需求」（James, 1993: 45）。柯林斯指出，由於經濟壓力大，在美國黑人社區，以女性為中心、以社區為單位的兒童保育，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再者，

9 出自於柯林斯的〈母職在黑人文化與黑人母女關係中的意義〉一文（Collins, 1991b）。在〈黑人女性與母職〉中，柯林斯提出五個長久的主題，其中「母親、女兒和以生存為目的的社會化」取代了「供給也是母職的一部份」。而因第五個主題「內在的觀點：母職的個人意義」，並不是針對黑人母職一般性的描述，所以我決定採用四個主題的說法。

身為社區媽媽的經驗，提供這些女性「使黑人女性的政治行動主義概念化的基礎」（Collins, 2000: 189）。她（2000: 191）相信社區媽媽的傳統啟發並產生，非裔美籍女老師及其黑人學生之間「培育心靈的關係」，而那遠遠超越只是「提供學生技術能力或學術與專業的人際關係網」。對那些投入社區工作來「提升種族地位」的非裔美籍女性，母職成為一種權力的象徵（2000: 193）。詹姆士甚至將社區媽媽視為發展「因應二十一世紀社會轉型新典範」的可能辦法（1993: 45）。一言以蔽之，母職對黑人女性而言，有自我實現的潛能，社區媽媽在美國黑人社區的生存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而黑人母職的意義也超越它生物學上的功能，進而包含精神和心理上的養育，而此正是瑪莉荻安奮鬥的目標。

三、瑪莉荻安的自我實現

在〈愛麗絲·沃克：難捉摸的黑人女作家〉一文中，柯莉斯蒂安簡潔寫道，在《瑪莉荻安》中，「沃克探索黑人母職的概念」（Christian, 1997a: 90），而母職的意識形態「交織在社會基本結構的各個層面」（1997b: 244）。的確，黑人母職是控制、打斷瑪莉荻安及小說中其它女性生活的主要力量。簡言之，瑪莉荻安過早、意外的懷孕造成她失去自我，為保有自我，她將兒子送給別人領養以拒絕母職的束縛，也因此她母親指控她為妖怪。然而，自覺不配於自我犧牲的黑人母親不朽傳統，她深受罪惡感折磨，導致惡夢連連、疾病纏身。最後，透過一位社區媽媽溫特小姐（Ms. Winter），瑪莉荻安與母親達成象徵性的和解，藉由重新定義母職與成為社區媽媽，她重拾並且實現自我。在瑪莉荻安自我實現的部分中，筆者將以受困母職、拒絕母職、重新

定義母職以實現自我為主題，同時兼顧瑪莉荻安與包含其母在內的整個社區的關聯。

黛勃拉·麥克道威(Deborah McDowell)在〈盛開的自我：沃克的《瑪莉荻安》〉文中，稱讚瑪莉荻安傑出的自我實現為「一個心靈完整及個體自主的典範」，並將其與教育小說，或所謂的學習小說、成長小說連結(McDowell, 1993: 168)。她說明瑪莉荻安為自我所做的掙扎，包含大部分傑羅姆·巴克利(Jerome Buckley)所列舉的教育小說主要元素，如「童年時期、兩代間的衝突、地方特色、較大的社會、自我教育、疏離、愛的考驗、對職業和工作哲學的追尋等」(1993: 168)。梅杜·杜比(Madhu Dubey)支持麥克道威的說法，並指出「儘管拒絕線性結構，《瑪莉荻安》援引教育小說關注的主題，來認可瑪莉荻安獨特自我的發展」(Dubey 1994: 143)。筆者雖然同意她們的看法，但在解析此書時，也會考量其中顯現出的女人主義意識，因沃克在《瑪莉荻安》的結構上，就已經透露個人與社區間不可切割的重要關係。白藍妲·達利(Brenda O. Daly)也提及，雖然小說一開始「集中於個人(瑪莉荻安和杜魯門)身上，在它的最後單元，重心轉移到社區」(Daly, 1991: 243)。而在〈自我定義的能力〉中，柯林斯表示，由於她們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就黑人女性而言，「自我並非定義為靠著與他人區隔，而得到逐漸增加的自主權；相反地，自我是要在家庭與社區的環境中尋找」(Collins, 1991c: 105)。換言之，認清個體與整個社區的聯繫與連貫性，也是黑人女性成就自我不可或缺的部分。借用沃克「古怪的拼湊被褥」(crazy quilt)¹⁰的概念，在探討瑪莉荻安自我實現過程中，筆者將會併入社

10 沃克將她在《瑪莉荻安》中使用的新結構比喻為「古怪的拼湊被褥」。她解釋：「古怪的拼湊被褥只是看起來古怪。它並非補綴的，而是經過計劃的……」

區居民的相關故事。

在 17 歲意外懷孕生子之後，瑪莉荻安感到母職「就像奴隸制度」(69)。她兒子彷彿「沉重的枷鎖」，而「照顧孩子得用去她所有的一切」，因此，她照料孩子非出於所願，而是因孩子的哭號。在得知懷孕而感到震驚時，「她知道她不想要孩子」(63)。為人母後，她開始考慮殺害兒子並自殺，以脫離奴隸般的牢籠；事實上，自殺的念頭讓她能夠正常度日。諷刺地，大家都「以為她深愛兒子」，並讚美她是「成熟、冷靜的模範年輕媽媽」(70)。因懷孕而被退學後，儘管智商高達 140，瑪莉荻安被限制在家中全心照顧兒子，再也無法體驗唯有學校教育才能提供的「瞬息萬變的學習」(71)。她讀的所有雜誌只給她如：「女人是沒大腦的身體、性交的對象，只是讓假髮、假指甲掛在上面的東西」(71)，種種物化女性，強化女性是附屬的刻板印象。她感到逐漸失去理智及行動能力，全然不是「快樂的母親」。¹¹

瑪莉荻安成為媽媽，並非想複製小時候與母親共享的親密關係，¹² 而是由於缺乏有關性行為與避孕的資訊，整個社區沒有任何人告訴她「對男人和性行為要有何期待」(60)。她母親只會在她晚上出去約會前，含糊地提醒要「溫柔」(60)，瑪莉荻安完全不解母親

古怪的拼湊故事可以在時間上忽前忽後的描述，可在很多不同層次上發展，並可包含神話」(Fish, 2002: 28)。

11 「快樂的母親」，很諷刺地，是瑪莉荻安當母親這章的標題。

12 蘭西·雀朵洛(Nancy Chodorow)在《母職的再生產：心理分析與性別社會學》中聲稱：「由於女人本身是由女性的母親所帶大，她們長大以後就具備了負擔母職所需的關係能力與需要，以及透過關係來定義自我的心裡傾向」(張君玖譯，2003: 267, Chodorow 1978: 209)。換言之，女性渴望撫養孩子是因為她們想要再造與母親一起體驗的母女聯繫，如此她們就可以再次成為撫養過程的一部分。母性的再生產是立基於母女關係，並從中發展。

話中真意為：「保持內褲往上，連衣裙往下」（60）。¹³ 很諷刺地，她一點也不喜愛性行為，和男朋友發生性關係「不是樂趣」，而是躲避其他男人對她追求的「庇護」（62）。沃克在書中揭示，無知、無助、好奇、美麗的年輕黑人女孩經常是男人覬覦的目標，也常常成為受害者。殯儀館老闆喬治·達西特（George Daxter）自瑪莉荻安 12 歲起，就追求她。他不在時，助手也展開攻勢，引誘瑪莉荻安，她曾目睹這助手誘姦 16 歲的女學生保姆。當需要賺取房租及生活費而打工時，瑪莉荻安不時得忍受雇主、退休老教授雷門先生（Mr. Raymonds），對她的性騷擾。此外，瑪莉荻安從來沒有「讓步的意圖」（67，沃克強調），她忍受性行為是因為它帶給她「溫暖、依偎和平靜」（65）；事實上，沒有性，她會更快樂。筆者認為瑪莉荻安忍受性行為，也是為了補償她與母親之間已逝去的溫暖和平靜。瑪莉荻安在這裡對性行為的態度，明白顯示她絕非沒大腦的性交對象。

很不幸地，生母、非生母母親及社區媽媽不能教育青少年，使社區中有太多未成年母親。像瑪莉荻安的鄰居兼玩伴奈爾姐·韓德森（Nelda Henderson），14 歲就懷孕。奈爾姐是孝順的女兒，在母親每天工作時，負責照顧五個弟妹。如果她得到「希爾太太（Mrs. Hill）能給她的資訊」，她原本可以順利渡過青春期（88）。另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沒有父母、親戚和朋友，獨自生活 13 年」的野女孩（Wild Child），13 歲就懷孕（35）。這些實例說明：過早、意外的懷孕在瑪莉荻安的社區，是普遍而嚴重的問題，充分顯示家庭與社區未能妥善照顧他們的孩子。這些女孩媽媽們大多曾喪失不同人生的機會，很可

13 在向母親表明要放棄兒子去上大學的決定時，瑪莉荻安沮喪道出她常常不了解母親含糊的話。母親告訴她「要溫柔（be sweet），不要太快（Don't be fast）」，但對她來說，那毫無意義可言（88）。

能終其一生忙於生、養小孩及工作。倘若當事者或社區只是無奈面對事實，不做任何改變，此模式甚至可能代代不斷複製。

瑪莉荻安寧可殺死親生骨肉，甚至寧死也不願活著成為受兒子束縛的母親，免得像她的母親一樣，過著「活死人般的生活」(Warren, 1999: 187)，顯示她強烈渴望抗拒體現在母親身上無我的母職，以及瓦解母女／子間毀滅性關係的惡性循環。瑪莉荻安視其母為「巨人」(122)，並且是「黑人母職的具體呈現」(96)。而希爾太太的無名，正象徵除了妻子與母親的身分之外，她缺少個體性。在〈良好的成就〉中，沃克概括希爾太太的生活為：「犧牲、盲目、持續、跟踉——雖然帶著尊嚴」(77)。希爾太太原不該有任何小孩，但因為她誤解母親源自於本身的麻木，只為小孩而活著，因此她成了母親(51)。她「無法原諒她的社區、她和丈夫兩人的家人、及全世界，沒有警告她不要有小孩」(50)。由於她「只能在不受小孩需求，或丈夫的請求、需要的束縛下，才能思考、成長和行動」，被母職「困住」後，她失去了獨立與創造有意義人生的可能性(49-50)。她遠離過去的自己，並蓄意破壞她的創造力，以宣洩對母職的忿怒。她轉變成「自願一無所知的人，一個無知和由無知而變殘酷的女人」(30)，這就是為何她沒有教瑪莉荻安和奈爾姐，成為未成年媽媽的問題。希爾太太因沒人教導而受困母職中，她也不願去提醒其他女性。母職的受害者、希爾太太，任下一代步其後塵，成為母職的受害者。因為「她一點也不想了解政治」，在對家庭、街坊和教堂之外的社會、政治情況沒有足夠的認知下，她將埋沒的潛力歸咎於丈夫(78)。

由於希爾太太深信「如果上帝賜給你孩子，代表祂指定你去照顧那孩子」(87)，她養育她的6個孩子，雖然「從來沒有想要任何小孩」(90)。然而，她不願意，而且在「心理上沒有能力撫養」孩

子 (Christian, 1997b: 232)。「她使盡原可拿來公然愛孩子的精力在燙他們的衣服上」(79)，她以憤怒困住他們，並用「一波波幾近原始的罪惡」毒害瑪莉荻安的生活 (90)。瑪莉荻安從小就因「偷走母親的平靜，削減母親新興的自我」而感到內疚 (51)，她衷心希望「沒有被這個負擔已過重的女人生下來」(124)。儘管她「愛她 (母親) 勝過一切」，她知道在 13 歲拒絕承認上帝是她的主人時，就失去母親的愛 (30)，也意識到她將無法符合重獲母愛。換言之，希爾太太藉由處理孩子身體上的需求，來遵守母職的「形式」，履行母親的職責，但她「透過對孩子冷漠和缺乏關愛，消極抗拒母職」(Warren, 1999: 188)。希爾太太自我犧牲的母職讓她陷入困境並充滿怨忿，也使瑪莉荻安感到內疚與不被關愛。母女因此都身陷痛苦、不滿中，無法脫離。

瑪莉荻安將兒子送給別人領養，抗拒生物母職，為此被母親指控為「妖怪」(89)。然而，沃克並沒有譴責瑪莉荻安是妖怪。藉由充分提供瑪莉荻安棄子的動機，以及連結個人與社區、族群的經驗，她讓讀者及整個社區去探索黑人母職的意義。瑪莉荻安把兒子送給要他的人領養，源自對兒子「客觀的愛」與為拯救其性命 (90-1)，否則，她可能會殺他並自殺。很遺憾地，年親媽媽殺死自己孩子的悲劇在《瑪莉荻安》中並非少見。¹⁴ 例如，一位 13 歲的母親因謀殺孩子而遭到監禁。此外，由於她的高智商與為民權運動所做的自願性服務，瑪

14 母親因故殺害親生骨肉的主題，也是摩里森關切的議題。在她著名的《寵兒》(Beloved) 中，摩里森深刻探討一個黑人母親寧可殺死孩子，也不願讓他們成為奴隸的悲劇。而在她的《蘇拉》(Sula) 中，女大家長伊娃 (Eva) 因不願見辛苦養大的唯一兒子，從戰爭歸來後，頹廢度日，甚至嗑藥，一點也不像個男人，而放火燒死他，讓他至少可以像男人般死去。

莉荻安獲得上大學的機會，為此她必須放棄兒子，否則不可能進入薩克遜大學——這所大學十分注重「真正的淑女風範」(39)，並且，假設該校的年輕淑女們「理所當然，都是處女」(94)——當奈爾姐陪瑪莉荻安告知其母這個消息時，她向希爾太太保證：「我會做**任何事**來得到上大學的機會，就像瑪莉荻安一樣」(88，黑體字為筆者強調)。換言之，若身處其境，她也會將孩子送人，去上大學。漂亮的小艾迪(Eddie Jr.)，以朗狄(Rundi)的新身分過全新的生活，不會如同瑪莉荻安般，缺乏母親的關愛，或經歷因剝奪母親的平靜及自我，而深受罪惡感折磨。此外，瑪莉荻安深情的母親形象，也表露在她對待社區的孩子上。仍在薩克遜求學時，她就將野女孩視為己出，去照顧她，儘管宿舍媽媽(house mother)不支持此舉。瑪莉荻安首次看到野女孩時，經歷極大的痛苦：「她像屍體般躺在地上」(36)；諷刺的是，遇到野女孩，宿舍媽媽的思考與行為完全不像媽媽，而野女孩一見到她「就發抖，並瑟縮地躲在角落」(37)。在瑪莉荻安找到願意收留她的處所之前，野女孩就在逃離榮譽生宿舍途中，「被一輛超速車輛撞死」(37)。

沃克暗示，瑪莉荻安不撫養兒子的決定，絕非純粹個人因素。巴特勒·艾文斯提及，沃克的作品不斷擺盪在族群歷史的敘述結構與黑人女性經驗兩種論述之間(Butler-Evans, 1993: 106)。誠如柯莉斯蒂安所言，在《瑪莉荻安》中，善於說故事的沃克，巧妙編排事件，以凸顯密切交織的個人與公眾歷史(Christian, 1993: 78)。在諷刺地稱為〈快樂的母親〉結尾，瑪莉荻安「被強大的政治力」從毫無生氣中「喚醒」(Washington, 1993: 48)，「意識到大世界的過去與現在」(73)。之後，在切題的〈烏雲〉中，她深思自己的處境是「高中退學生、被遺棄的妻子、母親、媳婦」(76)。在此，沃克穿插〈良好

的成就》，描繪如上所述希爾太太的生活。緊接著，瑪莉荻安在〈覺醒〉中決定為民權運動服務，此舉強有力地證明她拒絕母親盲目且受苦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希爾太太是少數不支持運動的人之一，她「不抱怨任何跟政治相關的事」，「一輩子從未投票」，視種族隔離為上帝的旨意而接受它（78）。相反地，瑪莉荻安無法漠視同胞受苦，目睹他們被打、殺及囚禁，她無法置身事外而專注於課業，於是在大二時，毅然決然參加亞特蘭大運動（Atlanta Movement）。透過仔細安排的結構，沃克將瑪莉荻安個人經驗置於集體的種族政治與歷史中，也比較了瑪莉荻安母女對所處境況的態度。「一直被過去的某事吸引住」（27），且能在精神上與過去相通的瑪莉荻安（51），成為「個人變化與社會變革之關聯」的化身（Christian, 1993: 73）。換言之，瑪莉荻安仔細考量如何從文化遺產中的「教堂、音樂、對社區外不同的信念及陌生人的寬容」取材（30），以創造未來，已經覺醒的瑪莉荻安著手改變自身生活並革興社會。

然而，在繼續完成自我實現之前，瑪莉荻安必須先將自己，從「違反她的母系歷史」而產生的罪惡感中，解放出來。（Christian, 1997b: 239）。雖然她確定把兒子送人是「唯一能做且正確的事」，「她仍然感到有罪，並深陷懺悔中」（91）。相對於犧牲奉獻的母系歷史，她當時認為正確的決定顯得錯誤且傷風敗俗。瑪莉荻安自認不配於母系傳統，因深知許多受到奴役的母親，包括她母親的高曾祖母，都願意為孩子做任何事，甚至為他們死，而她們的女兒也都認為能保有孩子，是「從『自由』中得到的最大恩典」（91）。由於瑪莉荻安已將其女祖先長久以來的自我犧牲、堅持為孩子奉獻一切的黑人母職意義內化，她因未能達到此標準而詛咒自己，忘記女祖先們「極度純潔的生活是由於必要性所造成，她們並沒有活在擁有選擇的時代」

(124)，也忽略了她甘願承受被唾棄及罪惡感折磨的事實，其實是為了兒子的生命。換言之，她不須愧對其女祖先，因如同她們一般，她願為孩子的生命、幸福受苦，只是她的選擇是將他送人。結果，瑪莉荻安開始被惡夢縈繞、疾病折磨，大量掉髮，有時還會暫時失去視力、癱瘓。由於感到身體阻礙她與母親的和解，她變得有自殺傾向，甚至歡迎死亡，希望母親會因她的死而原諒她。

幸運地，當她在夢境般的狀態乞求母親放她走時，瑪莉荻安的音樂老師溫特小姐對她說出關鍵性的話：「我原諒妳」(125)，適時解救瑪莉荻安。溫特小姐會在這重要時刻取代希爾太太，給予瑪莉荻安她迫切需要的寬恕，並非巧合。希爾太太在數年後仍無法原諒女兒，尚且責怪她未能「榮耀父母或任何人」(23)。溫特小姐一直都認識瑪莉荻安的家人，並曾經在瑪莉荻安因母親的不諒解而傷心難過時，嘗試幫助她。當時瑪莉荻安故意輸掉演講比賽，因為察覺自己根本不相信那篇「頌揚憲法之優點，讚嘆美國生活方式之優越」的講稿(121)；在「意識到隱藏在『不能被奪取的權利』論述背後的偽善」後(Berlant, 1993: 212)，她拒絕完成演講，因而激怒母親。溫特小姐那時試圖安慰沮喪的瑪莉荻安，卻徒勞無功。這事件揭示，瑪莉荻安在年幼時就具有批判性，以及她寧可為保有自我意識，拒當「順從的女兒」(19)。此外，溫特小姐不僅是樂意的社區媽媽，也是革命藝術家：她在音樂課教不符合薩克遜傳統的爵士樂、靈魂樂及藍調。為此，她必須不斷和校長、教務長抗爭，但她仍繼續留在薩克遜任教。與見識淺薄且無法愛人的希爾太太相比，性格與行事上南轅北轍的溫特小姐，正是瑪莉荻安及其社區迫切需要的社區媽媽的典範。

正如溫特小姐般，深具女人主義意識的瑪莉荻安，致力於擴充母職的意義，使它「不只包含孩子的生育，也包含對破壞生命之事物

的抗拒，以及對能支持、發展生命之事物的撫育」（Christian, 1997b: 247-8）。在一間黑人肖象取代耶穌聖像，演奏著戰爭旋律音樂的教堂裡，瑪莉荻安頓悟到「尊重自身生命是不管遇到任何阻礙，都要繼續生存下去，而且不能在對抗到死之前，就輕易放棄生命的任何微小部分，最好不是自己戰死。而這個存在也延伸到她身邊的人們，因為事實上，在美國的歲月已將他們創造為一個生命體」（200）。瑪莉荻安認清生命的珍貴以及體會到她與同胞們的生命已合為一，自此不再視死亡為解決之道。相反地，她把握生命，並成為社區媽媽來替同胞承擔責任。舉一個深具代表性的例子，在聯邦政府命令公共白人游泳池開放給黑人使用後，有錢並在自家後院擁有私人游泳池的白人市府官員，索性關閉它，因此，大多數的黑人小孩不會游泳（190）。而市府又在低窪的黑人社區旁設立大蓄水池，在滂沱大雨後，經常造成黑人社區淹大水，時有黑人小孩因此溺斃。在悲劇發生後，女人只能照例痛哭、送喪家食物，而男人只會於事無補地詛咒白人官員。瑪莉荻安帶領他們去見市長陳情，抱著在下水道浸泡兩天、膨脹、腐爛發臭的五歲男童屍體。連男童的母親看一眼後，都拒絕觸摸（191），而她卻像捧玫瑰花般抱著屍體。

身為主張不殺害的革命家，瑪莉荻安最終也肯定自己角色的重要性，帶著「勇氣」、「進取心」和「主見」（109），她抵抗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的連鎖壓迫，並為同胞的精神及身體的存活而奮鬥。她走遍南部各地，要同胞使用選票來發出心聲、抵抗不公。身兼詩人與歌曲收藏家的瑪莉荻安，也準備好要為真正的革命家唱出屬於他們文化的歌曲，滋養他們的靈魂。瑪莉荻安自己常被「她確實能聽到的歌手靈魂的純淨」轉變（28，沃克強調），也相信「由每個世代的經驗譜成的歌」可以凝聚同胞（201）；如果歌曲消失了，「同胞們將遭受苦

難並且失去靈魂」(201)。從最顯著的文化遺產——音樂與宗教傳統——汲取力量，瑪莉荻安為同胞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McDowell, 1993: 174)。值得一提的是，沃克認為黑人音樂代表「無自我意識感的集體統一性」(O'Brien, 1993: 340)。瑪莉荻安透過社區媽媽的角色，證明自己是「唯一在戰爭中領導過軍隊的美國女性、哈莉特·杜曼 (Harriet Tubman)」貨真價實的女兒 (110)。她確實無愧於她的母系傳統。

四、瑪莉荻安對社區與杜魯門的影響

作為社區媽媽和女人主義者，瑪莉荻安不僅培育兒童及成人的心靈，也激發社區重新定義黑人母職，與平等看待女性。當瑪莉荻安首次出現書中時，她「戴著無邊便帽」(18)，和「每個她能觸及的貧窮小孩」(21)，「瞪視著坦克車」(18)。雖然她反抗坦克車的表演，在杜魯門和一些村民眼中，似乎毫無意義，但事實上，此舉兼具象徵與實質意義。瑪莉荻安無懼地面對那漆成白色，裝飾著美國國旗紅、白、藍三色絲帶的坦克車，這些六〇年代被用來對付爭取平權的非裔美國人的怪物，冒著被打成砲灰的危險，象徵她堅決對抗白人霸權及抗拒破壞生命的事物。此外，瑪莉荻安在非裔美國人的參觀日之前，就幫助那些孩子看出展示中的女木乃伊是冒牌貨，教他們不輕易受騙，更重要地，她帶動他們去反抗，在民權運動後，黑人仍須面對的次等公民、不平等待遇。有趣的是，那些小孩並不害怕她，儘管她「疲倦不堪，且戴著老舊便帽，相當怪異」(21)。這裡要特別指出瑪莉荻安「幾乎沒有頭髮」(24)。正如杜比所言，「瑪莉荻安的身體，做為在根本上重新定義黑人女性的象徵所在，不僅質疑杜魯門認為黑

人女性擁有亞馬遜女戰士壯碩身體的民族主義者的幻想，也質疑黑人中產階級對『加工過的女性氣質』的理想」（Dubey 1994: 127）。換言之，她骨瘦如柴、虛弱的身體，及一身粗藍布工作服和鴨舌帽的男性穿著，質疑了超強黑人母親有如巨人般的美化的形象，以及薩克遜大學灌輸的形式淑女風範，諸如女性是順從的，「遵行高尚的上流社會規則」，手上時時戴著「一塵不染的白手套」（95），會「做法國料理、泡英國茶、及彈德國音樂」等（39）。對早在大學期間的瑪莉荻安來說，薩克遜過時的淑女教育是除了白人種族主義社會外的另一個敵人。值得注意的是，已做結紮手術，基本上不用再擔心懷孕的瑪莉荻安，在旅行期間「沒有和杜魯門或其他任何男人發生過性關係」（Christian, 1993: 89-90），這再次說明瑪莉荻安絕不是無大腦的性交對象。事實上，瑪莉荻安已經放棄性慾，因為和男人發生性關係將導致無我，即使是杜魯門也不會選擇「要求有自我生活」的女人，寧可要「嫵媚動人但沉睡的女人」（110）。簡言之，呈現在她同胞面前的瑪莉荻安，是一個雌雄同體、有自我的主體（McDowell, 1993: 170）。

當沃克被請求解釋書中杜魯門取代瑪莉荻安身分的結局時，她回答說：「是的，她將她的角色傳承給他，這代表我們都努力去改變和成長」（Wilson, 1993: 325）。的確，深受瑪莉荻安的影響，杜魯門已經開始改變，而且其意非凡，因為他不僅「具體化在民權運動中，個人、種族和性別的矛盾」（Danielson, 1989: 324），也在某種程度上象徵真正的男人。「曾熱愛世界上所有異國文化」的「征服王子」杜魯門（99），意識到「本身的局限」，並且承認他內化種族主義的性別意識型態觀念上的矛盾（142）。譬如，儘管他推崇黑人母親，也在畫作及雕像中頌揚黑人女性的美，他偏好白人女性。他忙著和白

人女交換學生約會，「很明顯是由於膚色使她們引人興趣」，只因為瑪莉荻安是黑人，他沒有照該做的，愛上並和她結婚（106）。他與白人女交換學生琳（Lynne）結婚，但在婚姻破裂後，屢次找瑪莉荻安，試著說服她回心轉意再愛上他。在杜魯門身上，我們多少可看到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在其經典巨著《黑皮膚，白面具》中論及的，那些想憑藉白女人的愛，被承認是白人的黑男人的影子。法農解釋其心態為：「經由愛我，她證明我值得白人的愛，我像白人般地被愛著，我是白男人」（Fanon, 1967: 63）。蘿勃塔·亨德利克森（Roberta Hendrickson）指出，在瑪莉荻安、杜魯門、及琳的三角關係中，「沃克探索性別、種族、及種族主義間的錯綜複雜性……」；而在瑪莉荻安與杜魯門之間，沃克關注「在黑男人與女人的關係中存在的『自我憎恨及憎恨彼此』，即使是民權運動創造出的黑人意識『辭令』都沒有徹底根除它」（Hendrickson, 1999: 118）。然而，沃克並不認為黑、白或男、女間非得是對立的關係，她非分離主義的女人主義意識，清楚呈現於此三人複雜關係中。在杜魯門與琳 6 歲的女兒喪生於暴力後，二人都亟需要瑪莉荻安的安慰、陪伴，而她也不畏辛勞，奔波於兩人住處，長達一個月，在那期間她「跑進跑出地鐵、煮飯、聽富含悲傷的獨白，被琳拉上床，琳像怕黑的小孩，緊握住她；也被杜魯門拉上床，他幾乎將身體淹沒於她之下，宛如渴望她，他將她的身體塞進嘴中」（172）。在那段時間，瑪莉荻安對杜魯門的感覺回復，但不帶任何性的，而是全然自由、寬恕、不佔有、不責備的愛（173）；她也不恨琳，二人有時能像姊妹般親密交談。這正顯示社區媽媽瑪莉荻安致力於全體人民的存活與完整，不分種族、性別、年齡。

杜魯門的矛盾尚包括渴望有「世俗經驗」的「處女」（141），而

雖然他要瑪莉荻安「為他生漂亮的黑嬰兒」(116)，但得知她兒子的事時，即譴責她為「野蠻人」(142)，並躲避她。他對瑪莉荻安的批評與希爾太太的指控互為共鳴，然而，杜魯門卻能面對這些局限和偏見且成長。不僅僅只是杜魯門(Truman)這個名字，讓人馬上聯想到真男人(true man)，瑪莉荻安認為，杜魯門完全異於她所有交往過及認識的男孩，儘管年歲增長，「他們會變老，但仍然是男孩」，不會變成男人(70)；相反地，杜魯門是「對抗各種障礙的男人，可以成為重要人物的男人，他說的話，若沒經過相當的思考，是晦澀難懂的」(100)。他最後明瞭瑪莉荻安並非他的「依靠處」，而且他必須讓她離開(141)。此外，他不再逃避琳，對她明說他的感受，及提出願意贍養她、做她朋友、兄弟的承諾。

除了減少意識型態上的局限，杜魯門也提升移情能力，像瑪莉荻安一樣，他也達成某種程度上的雌雄同體。其實，沃克在《瑪莉荻安》的結構上，「已融合黑人陽性與陰性原則(black masculine and feminine principles)」(Dubey, 1994: 128)。亦即，《瑪莉荻安》前兩個單元的標題：〈瑪莉荻安〉與〈杜魯門·黑爾德〉，所代表的陰性和陽性特質，在第三也是最後單元〈結束〉中結合。在〈結束〉中，杜魯門不再懷疑瑪莉荻安的革命開始於教育理念，還加入她的旅程，挨家挨戶去鼓勵黑人社區使用選票為自己發聲，並且適時提供實質或精神上的幫助與支持。到監獄探望勒死自己孩子的13歲母親後，他「像被宰殺似地躺著，感到有如熱血般的溫熱沖擊全身。羞愧。但為什麼？為了誰？他又做了什麼？」(213，沃克強調)。他對那悲劇的反應，不僅令人聯想到瑪莉荻安初次看見野女孩時的情況，也顯露出他感同身受其他人的痛苦，並且認真思考，為了社區他應該扮演的角色。不令人訝異地，和瑪莉荻安在一起時，「他有時會感到極度母性」

(213)。實際上，杜魯門在第一章〈最後的歸來〉首次出現時，就展現出體貼、會照顧人的特質。¹⁵ 當不省人事的瑪莉荻安，被抬回除了睡袋空無一物的房子後，他馬上「用沾濕的手帕擦瑪莉荻安的臉，並將她的無邊便帽往後推」(24)。杜比主張，瑪莉荻安再生成為完整個體時的心理變化，是「在小說結束時唯一被確認的轉變，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瑪莉荻安的改變，已觸發她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產生相對的轉變」(Dubey, 1994: 143-4)。然而，筆者認為瑪莉荻安的改變至少催化了杜魯門的轉化，促使他修正矛盾的性別意識型態，更客觀、公平對待黑人女性，並用較接近女人主義者的方式，與同胞互動以及為他們貢獻。杜魯門的轉變正是瑪莉荻安獻身於提升社區福祉，明顯且成功的例子。而如上文所述，瑪莉荻安的社區亟需要像她一樣的社區媽媽去喚回社區一體，彼此守望相助的重要傳統。

五、結論

在〈社會母職：女性主義媽媽的願景〉文中，唐文慧與游美惠(2002)表示，現今台灣社會中母職仍是多數女性得面對的大難題。母親仍是照顧小孩的主力，有很多女性，困於家庭，扮演磨人的母親角色。有些女性則因前途、生涯規劃考量，而在是否生小孩的關卡，做天人交戰的掙扎。而選擇不生小孩的女性，甚至被社會大眾認為是「自私和耽溺於自我的」(2002: 15)，受到歧視。她們二人主張國家制度要多為母親著想，嚴肅對待舉凡是否要生兒、如何育女及家事安排等議題，而社區、鄰里也該支持女人成為母親，為台灣母親打造友

15 由於沃克並不是依照時間先後順序書寫《瑪莉荻安》，所以實際上故事的第一章和最後一章在時間上是差不多的。

善的社會，讓母職的照顧工作能更「社會化、社區化」（2002: 14）。亦即，「生小孩的是母親，養小孩的卻應該是父母雙親、家族團體、社區與社會、國家大家等一起來做的『神聖任務』」（2002: 14-15），如此，女性才有發展自我的可能。事實上，瑪莉荻安努力奮鬥的也正是那種願景。她用行動去抗爭制度的不公，倡導社區一起照顧其成員，同時也宣揚女性該有發展自我的權利，對她而言，此三者是環環相扣、密不可分。在國家政策更「母性化」前，我們的社會也需要有更多的女性，像瑪莉荻安一樣，從我們的文化中汲取良善適用之處，如敦親睦鄰、天下一家等精神，走出家庭，走入社區，去量力實踐「社會母職」，和整個社區一起照顧它的小孩，及支持其他的母親，落實平等對待所有生命，愛所有小孩如己出。當然社會也少不了像杜魯門一樣，能反省、正視偏見、提升自我的男性，願意平等承擔家庭與社區的親職責任，和女性攜手致力於全體人民——男人和女人，大人及小孩——的存活與完整。如此，不僅可打破有關母職的迷思，挑戰制度化的母職權威，而男性、女性也皆可在照顧別人同時，實現、創造自我。那麼，兩性間將可少些對立，多些了解、寬容，而社會也可少些冷漠，多些支持、關愛。

參考文獻

- 王瑞香 (2004/1996) 〈基進女性主義〉，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121-158。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邱貴芬 (2004/1996) 〈後殖民女性主義〉，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339-372。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唐文慧、游美惠 (2002) 〈社會母職：女性主義媽媽的願景〉，《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63: 13-15。
- Allan, T. J. (1995) Introduction. In *Womanist and feminist aesthetics: A comparative review* (pp. 1-17).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 Allen, J. (1984) Motherhood: The annihilation of women. In Joyce Trebilcock (Ed.), *Mothering: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 (pp. 315-330). Rowman and Allan Held Publishers.
- Berlant, L. (1993) Race, gender, and nation in *The Color Purple*.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 K. A. Appiah (Eds.), *Alice Walk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pp. 211-238). New York: Amistad.
- Bulter-Evans, E. (1993) History and genealogy in Walker's *The Third Life of Grange Copeland and Meridian*.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 K. A. Appiah (Eds.), *Alice Walk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pp. 105-125). New York: Amistad.
- Chodorow N.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譯本，張君攻譯 (2003) 《母職的再生產：心裡分析與性別社會學》。台北：群學。
- Christian, B. (1993) Novels for everyday use.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 K. A. Appiah (Eds.), *Alice Walk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pp.

- 50-104). New York: Amistad.
- Christian, B. (1997a/1985) Alice Walker: The black woman artist as wayward. In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Perspectives on black women writers* (pp. 81-101).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Christian, B. (1997b/1985) An angle of seeing: Motherhood in Buchi Emecheta's *Joys of Motherhood* and Alice Walker's *Meridian*. In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Perspectives on black women writers* (pp. 211-252).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Collins, P. H. (1991a/1990) Defining black feminist thought. In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pp. 19-40). New York: Routledge.
- Collins, P. H. (1991b) The meaning of motherhood in black culture and black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In Patricia Bell-Scott, et al. (Eds.), *Double stitch: Black women write about mothers and daughters* (pp. 42-60). Boston: Beacon Press.
- Collins, P. H. (1991c/1990) The power of self-definition. In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pp. 91-114). New York: Routledge.
- Collins, P. H. (1994) Shifting the center: Race, class, and feminist theorizing about motherhood. In Evelyn Nakano, Grace Chang, and Linda Rennie Forcey (Eds.), *Mothering: Ideology, experience, and agency* (pp. 45-65). New York: Routledge.
- Collins, P. H. (2000/1990) Black women and motherhood. In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pp. 173-199). New York: Routledge.

- Daly, B. O. (1991) Teaching Alice Walker's *Meridian*: Civil rights according to mothers. In Brenda O. Daly & Maureen T. Reddy (Eds.), *Narrating mothers: Theorizing maternal subjectivities* (pp. 239-257).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 Danielson, S. (1989) Alice Walker's *Meridian*, feminism, and the movement. *Women's studies*, 16: 317-330.
- Dubey, M. (1994) A crazy quilt: The multivalent pattern of *Meridian*. In *Black women nove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aesthetic* (pp. 126-144). Bloomington: Indiana UP.
- Fanon, F. (1967/1952)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Press.
- Firestone, S. (1970)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Bantam Books.
- Fish, B. & Becky D. (2002) Biography of Alice Walker. In Harold Bloom (Ed.), *Alice Walker* (pp. 5-51).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 Glenn, E. N. (1994)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mothering: A thematic overview. In Evelyn Nakano Glenn, Grace Chang & Linda Rennie Forcey (Eds.), *Mothering: Ideology, experience, and agency* (pp. 1-29). New York: Routledge.
- Hendrickson, R. M. (1999) Remembering the dream: Alice Walker, *Meridia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MELUS*, 24 (3): 111-128.
- James, S. M. (1993) Mothering: A possible black feminist link to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Stanlie M. James & Abena P. A. Busia (Eds.), *Theorizing black feminisms: The visionary pragmatism of black women* (pp. 44-54). New York: Routledge.

- Joseph, G. I. (1986/1981) Black mothers and daughters: Their roles and functions in American society. In Gloria I. Joseph & Jill Lewis, *Common differences: Conflicts in black and white feminist perspectives* (pp. 75-126).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King, D. K. (1988) Multiple jeopardy, multiple consciousness: The context of a black feminist ideology. *Signs*, 14 (1): 42-72.
- McDowell, D. E. (1993) The self in bloom: Walker's *Meridian*.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 K. A. Appiah (Eds.), *Alice Walk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pp. 168-178). New York: Amistad.
- Morrison, T. (1984) Rootedness: The ancestor as foundation. In Mari Evans (Ed.), *Black women writers (1950-1980): A critical evaluation* (pp. 339-345). New York: Anchor Press.
- Oakley, A. (1974) *Woman's work: The housewife,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O'Brien, J. (1993) Alice Walker: An interview.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 K. A. Appiah (Eds.), *Alice Walk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pp. 326-346). New York: Amistad.
- Rich, A. (1986/1976)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Norton.
- Smith, B. (1994/1977) 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In Angelyn Mitchell (Ed.), *Within the circle: A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harlem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pp. 410-427).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teinem, G. & Diana L. Hayes (1998) Womanism. In Wilma Mankiller, Gwendolyn Mink, Marysa Navarro, Barbara Smith, Gloria Steinem (Eds.), *The reader's*

companion to U.S. women's history (pp. 639-641).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Walker, A. (1976) *Meridian*. New York: Pocket Books.

Walker, A. (1979) One child of one's own. *Ms.*, 8 (2), August: 47-50, 72-75.

Walker, A. (1983)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Warren, N. (1999) Resistant mothers in Alice Walker's *Meridian* and Tina McElroy Ansa's *Ugly Ways*. In Nagueyalti Warren & Sally Wolff (Eds.), *Southern mothers: Fact and fictions in southern women's writing* (pp. 182-203).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P.

Washington, M. H. (1993) An essay on Alice Walker.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 K. A. Appiah (Eds.), *Alice Walk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pp. 37-49). New York: Amistad.

White, E. C. (2004) *Alice Walker: A lif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Wilson, S. (1993) A conversation with Alice Walker.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 K. A. Appiah (Eds.), *Alice Walk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pp. 319-325). New York: Amistad.

Not a Monster, But a Community Othermother: Self-Realization in Alice Walker's *Meridian*

Shu-Ling Chen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Deeply concerned for the survival of her people, renowned African American writer, Alice Walker, whose works are both political and aesthetically beautiful,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lives of black women. In *Meridian*, a novel about, among other thing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feminism, and matrilineal heritage, Walker depicts the impact of black motherhood, a fundamentally contradictory institution, on black wome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title character Meridian's journey to self-real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her community. It will analyze how she refuses play the part of the idealized, selfless, and self-sacrificing black mother, redefines motherhood, and takes on the role of the empowering community othermother, striving for th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survival of her people and mothering the mind of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to achieve self-realization. It proposes that Meridian stimulates the black community to contemplate critically the restrictive institution of black motherhood and redefine it through a womanist perspective; it also contends that her self-realization inspires Truman to face his own limit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leading him to change.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 It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Walker and her ideas concerning the womanist perspective. It then probes the meanings of motherhood and black motherhood,

focusing on the theories of Adrienne Rich, Patricia Hill Collins, and Barbara Christian. The third section follow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ridian from being trapped in gender roles, especially in motherhood, to a self-fulfilling individual. It will also incorporate her relationships with her mother and the community. The fourth section analyzes Meridian's influence on the black community, especially Truman. It concludes with some thoughts on how we can learn from Meridian's solution and vision of self-realization, and create a better society.

Keywords: Alice Walker, *Meridian*, black motherhood, community othermother, womanist, self-realization

◎作者簡介

陳淑玲，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非裔美國文學、亞裔美國文學、當代女性小說、女性主義。

〈聯絡方式〉

地址：(974)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 號 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E-mail: slchen@mail.ndhu.edu.tw